

诉衷肠

三日的时间可以做些什么？

第一日，与秦熙辰去碧清泉宫沐浴。

偌大的宫室里蒸腾着袅袅的水汽，他卓卓然立于其间，着一身如云似雾的白衣。

他是在等我，而我磨磨蹭蹭地赖在汤池里不肯起，眼珠一转，便生出捉弄他的坏心思。趁他不设防之际，蓦地从池中站起，双臂揽住他的腰，向後一倒，将他一道拽进了池水里。

水花四溅，落了我一头一脸。我揉了揉眼睛，从池中爬起，甫一睁开眼便瞧见勾了一双桃花眼，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的秦熙辰。

他的手撑在池底，雪白的袖在池水中晕染开，仿若绽开的清莲。衣衫已然尽湿，剔透的水珠沿着修长的颈脖，从锁骨慢慢滑入衣襟里。透湿的白衣紧贴住他的身子，如云山雾罩一般，透出隐约的腹肌轮廓，越看不明晰，便越教人移不开眼，真真是要命至极。

是出水芙蓉，也是人间妖孽。

美色当前，我如是感叹着，一面流下鼻血一滴。

第二日，与秦熙辰去湖上泛舟。

莲叶接天，满湖碧色，清风徐来，荷香四溢。小舟从藕花丛中穿过，漾开一道水痕。举目远眺，入目之处尽是无边无际的莲叶，教人心旷神怡。

我十分应景地穿了一身碧裙，秦熙辰撑舟时，我便执着银剪子剪一枝看中的荷花。抬目看他，只见得他遗世独立，白衣翩然的背影。垂目轻轻一笑，只觉他在，我便安心。

剪罢花，方想靠近他，将花拿予他看时，他却凉凉地看我一眼，一副警惕至极的模样。

我手持着花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，轻哼了一声便不再搭理他。秦熙辰见状，轻叹一口气，无奈地接过我手里的花，其间防备却丝毫不减。

我正摸不着头脑，却听他小声嘀咕道：「谁知是不是又要拽我下水去？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当真是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

第三日，晚妍归宁。

秦熙辰起了个大早来为我描眉，我坐在铜镜前，困倦地阖上眼睛补眠，由他在我脸上描描画画。

待他描罢眉，便轻笑着将我唤醒，唇角翘起一点，问道：「我画得可好？」虽是问句，他却说得分外肯定，不容置喙的模样。

我凝神望了望铜镜中的倒影，眉眼弯起，称赞了一句「好看」。他便自得地笑了，桃花眼里盛了满满的笑意，眉眼弯起时，鲜活得像是能溅出来一般。

我与他一道去前厅葳蕤居见夫人，夫人一见着我们便笑了起来，道：「瞧你俩这衣裳，便知是一对。」

我所着的衣裳自然是秦熙辰一手挑选的。在昭明司我往往作男子打扮，着男装时，除却颜色不同外，衣衫剪裁与他的衣服别无二致。而我着女装时，衣裙的布料、纹样、绣花等，无一不与他的衣服呼应，妥妥的情侣装。今日亦不例外，他着一袭月白衣衫，我穿一件月白褶裙，二人腰间系的玉佩都是一对。

闻言我轻轻一笑，目光看向身侧的秦熙辰。他侧首看我，眉梢眼角尽是笑意，唇角勾着好看的弧度，但笑不语。

宋引默与晚妍来得甚早，二人一前一后向夫人敬茶。晚妍梳了妇人髻，言行举止进退得仪，却缺了新妇该有的羞赧与欣喜。

宋引默改口唤夫人「岳母」，夫人轻笑着封了好大一个红包。将军不在，敬罢夫人便该敬秦熙辰。晚妍轻轻一笑，奉上茶盏，温声唤了一句「哥哥」。

秦熙辰微微颌首，垂目饮了一口茶，而后轻挑了眉梢看向晚妍身侧的宋引默，一派洗耳恭听的模样，眼底的神色当真是万分讨打。

宋引默奉茶的手微微一滞，旋即垂下眼睑，撇过头去不看他，极其生硬地从喉咙里挤出一声音节破碎的「哥」。

这厢秦熙辰弯了一双桃花眼，笑得好生猖狂，夫人连向他使了好几个颜色，才叫他勉强收住了笑声。他疏疏懒懒地抬起眼皮，盯着宋引默勾唇又是一笑，慢吞吞地应了一声「哎」。

宋引默一脸屈辱地接过他封的红包，将之揣入了怀里。秦熙辰这回出手仿佛十分大方，我先前掂量过他封的红包，沉甸甸、胀鼓鼓得一点也不像他的作风。

夫人与晚妍说话之际，我将心底的怀疑悄声讲与秦熙辰听。他闻言低低一笑，靠将过来在我耳畔昵语：「知我者莫若淳儿。红包里头才不是金银，而是铜板。掂在手里沉，却不过五十文。」

我叹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心想宋引默拆开红包后，约莫要被

他气得不轻。

敬过茶后，晚妍与我回闺中说私房话，谈及宋引默时，她垂下眼睑淡淡一笑，眼睛暗淡许多，而后轻声道：「相敬如宾便很好。」

我抬眸担忧地看她，她却装作若无其事地对我一笑，岔开这个话题，与我说起了宋府里的趣事。她有心遮掩，我亦不捅破，

配合着她说说笑笑，二人也算是谈笑风生。

只是在嬷嬷唤我们去前院用饭时，我轻轻拉住了晚妍的手。她唇边仍挂着笑，不解地抬眸看我。

我看着她的眼睛，认真道：「晚妍，若不欢喜，便不要一直笑。」

她微微怔了怔，眼睫一颤，收敛了唇边笑意，轻声应了一句「好」。

晚妍与宋引默午饭后便走，送罢他们，便该送秦熙辰。

这仿佛是我头次看他骑马，曦晖朗曜里，清风朗月般的男子，着一袭翩然的白衣，骑在马上，垂眸看我一眼。相顾无言间，我微微张了张嘴，想与他说些什么，可想嘱咐的话实在太多，一时不知从何说起，到底欲说还休，垂下眸去。

他低低一笑，伸手揉了一把我的头发，轻声道：「待我凯旋，我们成亲好不好？」

平平淡淡的一句话，却教我心跳如雷。眉眼微微弯起，抬眼看他时，才发觉他正一直看着我。

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。美得不可方物的男子唇边浮起笑意，眉梢胜却高山连壁的灵秀，眼底蕴藉湖海潋滟的水色，薄唇仿若天边绮丽的晚霞。他生得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天上人间独一份的好看。

我不自觉笑了，在他灼灼的目光中点了点头，声音放得轻，却很是笃定，道：「待你凯旋！」

他勾唇一笑，深深看我一眼，而后立马扬鞭，神情坚毅，并无流连。我站在原地目送他走远，直到他的背影再瞧不见。

从前都是他等我，如今轮到了我等他。

我想，我一定要等他回来，好好地等他回来。他不在京都时，我要看顾好昭明司，看顾好他的家眷。这些都曾是他为我做的事，日复月月、月月复年年的不厌其烦。

秦熙辰走后，我常宿在昭明司，一为方便理事，二为最迅捷地得到他的消息。

彼时师父入朝之事在司中传得风风雨雨，连带着我这个出泥老人弟子也颇受非议。幸而秦熙辰积威甚深，獬豸符一出，号令诸司，无人敢动我，还教我借此事引出好些朝廷暗中钉的钉子。一番大刀阔斧的整顿之后，司中尽是可用、可信之人。

在这之前，我便问过秦熙辰如何看待师父入朝一事。那时他正在写寄往塞北的密信，我端了一盏茶，立于桌案旁小心翼翼地试探他。

他低低一笑，美目流光，抬眸看了我一眼，而后继续提笔，一面轻笑道：「我应当如何看？谁人不知如今朝堂之上，除却宋尚书，便是国师最得圣眷。」

他说罢，见我欲言又止，当即勾唇一笑，在我额上弹了一个脑瓜崩。

他说，淳儿，你与先生在行一步险棋。

不消再说，我便知我心里的盘算已被他看得透了。

那日丛林山竹舍中，我问师父，可曾想过为何江湖客这样多，昭帝却只执着于请他入朝？

师父闻言，捋着胡须凝神思索。我低低笑道：「皇帝热衷长生之道，江湖客虽多，妙手回春，医术卓绝者却只得师父一个。」

于是师父入朝便是国师之尊，他在朝堂，我在江湖，秦熙辰在边关，三人里应外合。除此之外，师父为昭帝炼的丹药里也多掺了一味药。

昭帝多疑，所服丹药必教太监先行试服。因而那味药本身无毒，利用的却是药性相克的原理。如今的昭帝早是外强中干，强弩之末犹不自知罢了。

思及此处，我淡淡一笑，搁下手中的笔，揉了揉批事批得酸疼的手腕。

会察言观色的侍女当即奉上一杯凉茶，我接过轻抿了一口，觉着胸口闷得喘不过气，低声问道：「现在是几时了？」

此时秦熙辰已走了三月有余，自他抵达塞北起，边关便频频传来捷报。塞北的线报传回京都时，偶尔会夹带他写予我的信。

便为了这些不知何时会有的信件，除却在秦府陪伴夫人以外，我几乎都待在昭明司。昭明司建于暗不见天日的地底，无时无刻不燃着红烛照明，置身其中时实在难辨日夜。

侍女垂目，恭顺地答道：「现在已是子时，淳公子看了三个时辰的线报。」

我放下手中杯盏，摇开不离身的梅花扇子扇了又扇，依旧觉得燥热不减，心底还隐隐有些不安。这不安来得没头没尾，且有愈发浓烈的趋势。

侍女察觉到我的焦躁，柔声提醒道：「公子可是要休息？暗河的水涨了老高，外面仿佛下着大雨。」

便是说话之际，房门被人「咚」一声撞开，顺势滚进来一个黑影。

巡逻卫队闻言赶来，持着长刀将我护在身后，刀尖齐刷刷地指向瘫软在地上的黑衣人，正欲手起刀落，却被我伸手拦下，于是又整齐划一地收了刀，为我让出一个空缺来。

没了阻隔，鼻端充斥的血腥气息更甚。我料想此人必是受了重伤，瘫倒在地上的身形有些眼熟，仿佛是个故人。我蹙了蹙眉，上前一步，正欲盘问时，那人却无力地抬起头，露出一张因失血过多而惨白的脸。

血水与雨水交加，将他的衣衫浸染得透湿。头发也湿透了，高高束起的马尾没了往日蓬勃的少年气，萎靡地贴在他的脸上。

他抬眸看我，脸上血迹斑斑，有雨珠顺着他的额头一路滑至下巴，最终没入衣襟。

「秦二出事了。」赵景明如是说。

他话音将落那一瞬，我只觉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凝结成了寒冰，头晕目眩之余，太阳穴处青筋一跳一跳地疼，却偏要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侧首传唤来医师为赵景明包扎，又吩咐了一队人处理干净赵景明自进京起一路留下的痕迹，确保万无一失后，才沙哑着嗓子问赵景明：「他……怎么了？」

声音端的四平八稳，袖中的手却止不住地发颤。我将手指紧攥成拳，目不转睛地看着赵景明。

赵景明的面色差到极致，身上的伤口也十分骇人，正潺潺地往外渗着血。医师为他清洗伤口时，他额头上冒着豆大的汗，却咬紧了牙关一声也不吭，全身的力气约莫都用来忍痛了，说话时的声音又变回了我与她初见时，仿佛历经过烟熏火燎的沙哑本音。

赵景明闭了闭眼，哑声道：「塞北战时，秦将军留守边关，秦二率兵在外与突厥主力对垒。自秦二抵塞北起，便连破了突厥三城，最终驻兵于阿尔山下，再与突厥主力交战。秦二被牵制于前线作战之时，突厥借兵月氏，多出一支轻骑，绕后烧了我军粮草。看顾粮草本是我的职责，是我失察，还累了秦二与他麾下将士。如今秦二被围困于阿尔山下，后方失了粮草供应，危在旦夕。」

古往今来，每逢打仗皆是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后方粮草的看管于行军打仗而言是重中之重。秦熙辰用兵之道素来波诡云谲，他的心思也最缜密不过，我实在不敢相信，竟有人能端得了他的后方。可伤痕累累的赵景明却教我不得不信。

我将脑海中的一团乱麻梳理干净，按捺住心底的慌乱与担忧，哑声问道：「秦将军不曾营救？」

赵景明苦笑着摇了摇头：「地形对我军不利，将军便是在率军援救时受了重伤。」

现今情形不消赵景明说我也明白了，秦熙辰被敌军围困，秦将军身负重伤，昏迷不醒。除却他们二人，无人能调动塞北城中驻守的军队，没有军队便救不出重重围困中的秦熙辰。秦熙辰所领的军队失了粮草，只得坐以待毙，简直是一盘死局。

指甲把掌心刺得生疼，我蓦地松开拳头，抬目看赵景明：「你想如何做？」

赵景明挣扎着从位上站起身，沉声道：「调不动塞北的兵，便调京都的兵。三皇子手里有骠骑军令符，我去找他！我去叫他救秦二！」

伤成了这样，也亏他还有力气推得开包扎的医师。我伸手拦住赵景明，用力地把他重新按回座位上。

被包成了粽子的赵景明自然奈我不得，怒道：「你拦我做什么？秦二能不顾生死地救你，你不能不顾生死地救一回他吗？」

我垂下眼睑，抑制住将涌上喉头的哽咽，艰难地开口：「不能找齐少邗，骠骑军动不得。」

说罢，我扯了扯嘴角，低声道：「我爱他，他生我生，他死我死。莫说救他，便是把我的命给他我也愿的。赵景明，救人不是你这个救法。」

骠骑军令符失窃一案本就是秦熙辰的手笔，骠骑军令符只能用于暗处，绝不能搬到台面。远水解不了近渴，此时齐少邗若凭空拿出失窃的令符调兵，不仅不能救秦熙辰，还会搭上自己。

我眉头紧锁，心中不住构想，若是秦熙辰，他会如何做。

赵景明只安静了一刻，便沉不住气地问道：「那你说怎么办？总不能教秦二等死！」

我摊开侍女呈上来的地图，垂目仔细查看地形。赵景明在我耳边不住叹气，分外焦躁不安。我只当没听到，盯着地图认真思索。

许久，我才抬头看赵景明，肃声道：「约莫明日一早，塞北军情便能传回京都，你去面见皇帝，将方才对我说的话都告诉他。皇帝忌惮秦家久矣，如今天赐良机教他能收回兵权，他绝不会调兵去塞北营救秦二，只会补押粮草，稳住边关守军。适时你便请求将功补过，由你将粮草押到边关。」

赵景明有些迟疑：「我是罪臣之子，无诏不得回京。若由我去见皇帝，岂不是为秦二添罪名？」

我淡淡一笑，向他摇了摇头，道：「正因如此，没人比你更合适。若非事急从权，秦熙辰怎会暴露你？你去见皇帝，才会教他毫无保留地信你。」

赵景明紧皱着眉头思索，仍觉得不妥，问道：「单单运来粮草又能如何？调不了兵，如何救秦二？」

我垂下目光，从怀中摸出珍藏的獬豸符，手指轻轻摩挲符身繁复的纹路，缓缓开口，一字一句掷地有声：「兵由我去调，人由我去救。至于运粮，赵小爷，养好你的伤，我把后背交予你了。」

赵景明沉默了片刻，郑重地点了点头。

见他应下，我扯了扯嘴角，竭力对他一笑，旋即转过身，大步流星地出了书房，一面疾步下楼，一面有条不紊地对身后跟随着的数位随从分布任务。

「传令诸位令主，我走之后，司中大小事宜由令主协理。」

「是！」

「再调两队影卫，护好司主家眷，一有风吹草动，便走地道，将人藏到司中。」

「是！」

「适才我问医师要的东西，都装到马车上藏好了。」

「是！」

「……」

将诸多命令一一吩咐罢，仿佛已没了我能做的事情。我掩藏好神情，模样风轻云淡，脑海里却只剩一片空白。思绪一旦停歇下来，我便控制不住地去想他，忧心他的处境，挂念他的安危。每想到他危在旦夕的情景，我几乎抑制不住从胸口蔓延到全身的疼。

京都城确乎正下着一场大雨，空中泛着淡淡的泥土腥气。暗河河水浑浊，水岸线上涨了不少。

随从护送我上了小舟，极其细致地备了一盏灯笼，挂在小舟舟头的灯架上。灯火明亮，映照着河道深深，每一块石砖的缝隙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分明半点黑暗也无，我却无可避免地回忆起初次行过暗河河道时，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形。

那时黑沉沉的河道里，秦熙辰撑着小舟，察觉到我不安的情绪，却腾不出手抚慰我，于是轻声道了一句「我在」。便因他这句「我在」，不太美好的摸黑回忆都教我舍不得忘记。

桨声潺潺里，我勾唇笑了笑，在心底默念了一遍他的名字。

秦熙辰，请你务必等到我，务必平平安安地等到我。

桥拱石壁缓缓开启，小舟出了河道，大雨声瞬间灌进了耳朵里。雨点在身上砸得生疼，我撑开伞遮雨，上了等候在桥拱下的画舫。

舫中是一干扮作烟花女子掩人耳目的司中人，她们屈了身向我行礼，只在施礼时静了一瞬，片刻后丝竹嬉笑声又起。画舫幽幽行驶，丝竹悦耳，纸醉金迷，仿佛里头有寻欢作乐的纨绔子。

随从催促画舫划快些，却被我伸手制止，轻声道：「这个速度便好，花船划得太快反而惹人生疑。」

时至深夜，城门早已下钥。又逢暴雨天气，河面上画舫寥寥无几，待画舫靠岸后，便改乘马车绕小路快马加鞭地出城。

随从披着蓑衣在车前赶马，马车疾驰于山林小路，路间不时有顽石、泥坑阻拦，行车时颠簸得不像话。我屏住呼吸，身子牢牢贴着车壁，双手紧抓住座位的边缘才不至于摔到地上去。

京都至塞北之间阻隔崇山峻岭，大小路径无数，细细数来，走官道最快。可绕出城之后，马车将将驶入官道，随从便蓦地勒了马。

我依着惯性，向地上狠狠地跌了下去，手掌从粗砺的木板擦过，划出一道深深的血痕。我挣扎着从地上站起，厉声问随从发生了何事。

随从沉声应道：「前面有一队拦路的人。」

更入人静，官道上绝不该还有人，定然来者不善。我忍着手掌疼痛，上前一步，躬身掀开车帘，眼睛微微眯起，凝神向前面望去。

确乎是有一队人，衣着统一，神情漠然，一手持着火把，一手持着刀剑，在夜里形容如鬼魅一般，杀伐之气尽显。他们正簇拥着一个人。

大雨滂沱，那人站在最前面，正牵着一匹马沉默地看着我。隔了重重雨幕，我看不清他的神色，只见得他衣衫透湿，紫衣被雨水浸染成浓墨一般的黑色。

他抬步向我走近，停步时与马车只隔了前三两步。他身后诸人随他一道围拢过来，重重火把映红了我的脸，也照亮了他的模样。剑眉星目的男子微抿着唇，神情是说不出的冷漠。

随从拔剑把我护在身后，警惕地看着面前的人。我扯了扯嘴角，坦然下车与他对视，目光中防备之意尽显，淡淡道：「大人深夜无故拦车，是要做何？」雨珠劈头盖脸地落下来，教我不由闭了闭眼。

宋引默沉默了片刻，问道：「你要去找他？」

「他」是谁，我与宋引默都心知肚明。我抬目看他，应了一声「是」，而后勾了勾唇角，好奇道：「今夜之事，大人是如何知晓的？」

经我一番整治，昭明司中绝不可能存有细作，而塞北军情线报最早也要明日才能传回京都。我实在想不通宋引默是如何得知，并领人在必经之路上设伏的。

宋引默垂目一笑，如实答道：「桃儿以为赵景明的伤是如何受的？秦二尚在塞北，他却硬闯城门回京，唯有一个解释，秦二

出事了。」

硬闯城门？确乎是赵景明做得出来的事。

我揉了揉额角，不教自己露出倦怠神色，淡淡问道：「所以，大人想做什么？」

仿佛是急于认证我的猜想一般，宋引默身后的人小声催促他：「大人快些动手罢，尚书大人有令，万不能将人放去塞北。」

我抬目看他，他微微扬起下颌，目光沉沉地望着我，低声道：「我绝不会放你走，放你……到他身边去。」

我微微蹙眉，目光掠过他身后一字排开的寒枪铁剑，最终落在他脸上。雨水从额上滑落，顺着眼睫垂落下去，教我的视线变得有些微模糊。

我恍惚想起，我与宋引默的初见仿佛也是一个雨夜。我与他的角色仿佛从没调转过，从前他拿晚妍的名声威胁我，现在他用锋利的刀剑威胁我。

思及此处，我嘲讽一笑，道：「若我偏要走呢？」

闻言，宋引默将腰际的剑拔出了半截，剑光森森，灼人眼睛，只露了一瞬便收剑入鞘。他躲避着我的目光，缓缓道：「我不愿伤你。」

我与他隔了一轮雨幕相望，我静静看着他，他也沉默地看着我，二人僵持不下。

雨水冲刷到了手上的伤口，我恍不觉痛，任由血液混合着雨水从指尖滴落。宋引默身边的流电却一声嘶鸣，拖着缰绳蹿到我身边，吐出舌头轻轻舔舐我手掌的伤。

宋引默微微一怔，旋即大步上前抓过我的手，低头看了一眼，而后毫不犹豫地撕下衣襟一角轻柔地为我包扎。他仿佛忘了我与他尚在敌对之中，眉心微微拧起，专注地看着我的伤口，神情认真又温柔。

我伸手抚了抚流电的头，目光微微一闪，而后唇边绽开一丝笑，轻轻地唤了一声他的名字。

「宋引默。」

他正在系结的手微微一顿，系好之后才慢慢地抬起目光看我。

我垂下眼睑，继续道：「你可记得，我仿佛还欠你个熊抱？」

他眼睑轻颤，粲然的一双眼里终归有了些许笑意，唇角微弯，轻声道：「我记得。昔日碧清泉宫带你同行一程，你说以熊抱报我。」

他说罢，我轻轻笑了笑，而后不假思索地展开双臂抱住了他。他应当是不知所措的，我感觉到手臂环抱下，他的身子一瞬变得僵硬。我将脸贴在他的胸口，听到衣料之下他紊乱的心跳。

他慌乱地想要挣脱，我却将他抱得越发紧，环住他腰身的手臂一点一点地收拢，一面掩人耳目般与他低语：「那日我说，大

人虽骑着枣红马，却像极了白马王子。大人可省得，白马王子是何意？」

见他沉默不语，我轻笑一声，在视线看不到的地方，右手已不动声色地探入了左手衣袖中，缓缓道：「白马王子，便是女子命中注定要与她相遇的男子，与她情投意合，两情相悦，与她共度余生，细水长流。」

他终于抬手回抱住我，薄唇轻启，将欲说话之际，我已摸到了要找的东西，唇角勾出一声笑，冷声道：「可大人只是像而已，到底不是。」

几乎只一瞬息，我拔出藏在左手袖中的匕首，轻轻抵住了他的后背，低声道：「别动。」

宋引默愣了片刻，眼底的光黯淡下去，所有未说出口的话都转而成了一声自嘲的低笑。

我目光凌厉，后退至宋引默身后，匕首上移横在他的颈脖前，吹毛可断的刀刃离他的动脉只有一线之距。我攥紧了匕首柄端，因为太过用力，掌心的伤口再次崩裂，流了一手的血，而后抬目看向宋引默率领的一队人马，一字一顿道：「让路！」

宋引默被挟持，诸人慌乱之余，皆迟疑着不肯动步，我勾了勾唇角，将手中的匕首重重地压了下去，宋引默的颈脖顷刻间便浮现出一道血线。

我停住匕首，又重复了一次：「我说，让路。」

他们终于退到官道两边，将路让了出来，攥紧了刀剑，恶狠狠地盯着我。

随从眼疾手快地封了宋引默的穴道，助我挟持着宋引默上了马车。怕生变故，我将他的双手并拢在一起，解下他为我包扎伤口的布条，一圈一圈紧紧地缠住他的手腕，最后系上一个死结。

系罢结，我起身掀开车帘，看了看立在官道两边不知所措的人，淡淡道：「宋尚书想做什么诸位应当比我清楚，塞北告急，他却想趁机助皇帝收回兵权，令诸位阻拦我去塞北救人。诸位是昭国儿郎，塞北危在旦夕的将士也是昭国儿郎。孰是孰非，诸位心中有数。」

说至此处，我回首瞥了一眼车厢中的宋引默。他目光苍凉，低垂着眼睫不知在想些什么。我移开视线，又道：「请诸位老老实实地待在这里，跟来一个人我便捅小宋大人一刀。小宋大人若出了事，单宋尚书处诸位便担待不起。」

有一人肃声道：「少卿大人是朝廷命官，你怎敢？」

我轻轻一笑，抛了抛手中的匕首，无谓道：「我敢不敢诸位大可一试，言尽于此，告辞。」

说罢话，我合上车帘，果决地进了车厢。随从扬鞭赶马，马车飞也似的往前方奔驰而去。行过官道拐角，我拉开车窗探出头向后望去，确认无人跟来后，深深地舒了一口气。垂目看向身旁男子，我低声向他道了一句「抱歉」。

宋引默闻言，眼睫微微一颤，神情落寞，轻声问道：「你只是在威胁他们，就算真的有人跟来，你也不会伤我，对不对？」

湿淋淋的衣服贴在身上，教我觉得好生不适。我疲惫地靠着车壁，闻言抬目看他，提醒道：「小宋大人，你脖子上的血还没干。」言下之意十分明显。

宋引默自嘲地笑了笑，涩声道：「父亲拦你是因他要借塞北之事收回兵权，我拦你却是因为战场之上刀剑无眼，太过危险。桃儿，不要去塞北。秦二自身难保，他护不住你。」

我摇了摇头，轻声道：「小宋大人，有些事情不必权衡那么多。若将我与秦熙辰对调，换我置身险境，他也一定会来救我。」

我想起我送秦熙辰离京时，他勾了一双桃花眼，薄唇微弯，对着我轻轻一笑的模样，道：「战场又如何，便是刀山火海我也要闯一闯的。」

说罢，我催促着随从再将马车驾快些，而后对宋引默道：「京都往塞北沿路皆有官道，明日抵达驿站后，我便放大人走。希望与大人再见时，不再是兵戈相向。」

他沉默地垂眸，眼睫纤长，倒映着车窗外透进来的雨后星光，在脸上投下浅淡的阴影。

官道路面平整宽阔，赶路时马车并不十分颠簸。我阖上眼睛休憩，将睡未睡时，隐约听到宋引默的声音。

他低低一声苦笑，说：「我从未有一刻如现在这般嫉妒秦二过。」

抵达边关已是七日以后，我手上的伤疤结成了一道浅浅的疤。这七日里，除却到沿途驿站换马，我便没下过马车，从头到脚肉眼可见地清减了一圈。

凭借着我手中的獬豸符，马车一路无阻地入了驻扎在边城的军营。秦将军重伤不醒在城中休养，边关诸多副将群龙无首，又不得擅自调兵救人。余下唯一有权调兵的监军却是皇帝的人，巴不得秦家人出事，自然是一味防守，按兵不动。副将主攻，监军主守，两边争执不休，也没个能拍板的人，于是一拖便拖到了今日。

我闯进将营时，两方还在争吵，见突然进来一个陌生人，不约而同地闭了嘴。金衣锦裘的监军一声冷笑，侧首对一位副将道：「你们军中的防守当真是好，一个小女子也能轻轻松松地混进军营。」

我轻轻一笑，合上手中的折扇，当众掉马也不惊慌，淡淡道：「监军好眼力，小女子不才，却不是混进来的，」微微一顿，将手中的獬豸符扬予众人看，「受秦二公子所托，替他调兵出关打一场仗。」

诚然秦熙辰不曾托我，我却需以此诨个由头。

监军唇角笑容很有些不屑，抱着手臂冷笑道：「秦熙辰托你又如何？你是什么身份？昭国的将士，岂能由你说调便调？」

有一位年纪稍长的将领激动地站起身，定定看着我的脸，目光来回在我眉目间巡，迟疑道：「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可识得……燕郡王？」

我将令符收到怀中，略过监军，拱手向在座的将领拘了一礼，而后沉声道：「燕郡王之女陶淳，与诸位见礼。」

话音将落，监军手里的茶盏透地，「砰」的一声，茶水混着碎瓷片乱溅了一地。他将手按在太师椅的扶手上，坐直了身子，见鬼了一般不可思议地看着我。军中其余将领皆屏息凝神，目光或惊或喜，或信或疑。

在一片各异的目光中行罢礼，我收回手，淡笑着盯着监军，不紧不慢地摇开梅花扇子，道：「比起我的身份，诸位应当更关心我手里的权力。獬豸符诸位已经看过，可还有疑虑？」

监军轻蔑地勾了勾唇角，慢慢地横了营中诸人一眼，道：「纵是有獬豸符又如何？难道诸位将军竟肯由陶家余孽差遣？」

他说罢，冷冷一笑，又道：「还不动手送这早该死的陶家余孽去地底见她爹娘？」

四下一片安静，无一人应他。

监军自觉羞赧，气恼地站起身，拔出他身侧侍卫腰间的长剑，两手拖着剑，气势汹汹走向我，提剑便要往下砍，一面怒道：「好哇，你们不动手，本监自来斩！」

他这一剑自然没能斩下来，被适才最先察觉我身份的老将拔刀挥了开。老将收刀入鞘，神色庄重，肃然道：「燕郡王后嗣，吾自当跟从。」

话毕，又一位副将挺身站出，决绝道：「燕郡王后嗣，吾亦愿跟从！」

「吾亦愿跟从！」

「吾亦愿跟从！」

「……」

眼见在座将领接二连三站起，监军气极，用手指着众人「你你你」了半晌，也没说出所以然来，末了，冷笑一声，道：「本监便要看看，尔等是如何跟着一个小女子去送死的！」说罢，拂袖离去。

我瞥了一眼监军离去的背影，侧首吩咐身后随从，道：「他要往京都报信，把他的信截掉。」

随从应一声「是」，旋即掀帘出了军帐。我则在众人簇拥中行至舆图前，对着沙盘中的崇山峻岭、绵延朔漠敛目沉思，不时移动用以标记的各色小旗，看得越仔细，便越觉着不对。

我心底揣着隐隐的猜想，却偏说不上来，微微皱了皱眉，侧首询问一员身旁的将领储粮被烧毁之前，秦熙辰率领的大军最后一次补给粮草的时间与数量。

将领答罢，我便在心底估算，料想大军所剩的口粮三日前便该消耗殆尽了。眼下最紧要的事情应当是征集塞北诸城中剩下的粮草，再率一支军队真枪实弹地破了突厥严丝合缝的封锁线，为大军送去救命的粮草。

我将计划原原本本地告知帐中将领，所有人都晓得这是粮草营被毁后的无奈之举，一番权衡后，仍有将领犹豫道：「末将以为，征粮之事还须考量。边城之中不知藏了多少突厥细作，骤然征粮，必然引得敌人防范，恐怕偷鸡蚀米，得不偿失。」

有将领叹息着反问道：「除却此举，难道还有他法可行？二公子率的军队本是战力所在，奈何被敌军围困，又无粮草供应，士气衰竭，能保全性命已属不易，自然没有再战之力。而除却城中守军，边关能调动的军队不过三万，敌军数目却有七万之众。若与敌军正面对抗，除非天降神迹，否则必输无疑。为今之计，唯有如陶小姐所说，征集粮草，补给主力，方有一战之力。」

他说罢，诸位将领又是一番讨论，有赞同亦有反对。我无暇听他们争辩，执着獬豸符以不容商量的口吻结束了讨论，而后将征粮的任务下发予诸位将领。

这厢安排完毕，我执着扇子立于原地目送各位将领陆陆续续地出帐去，目光沉沉，若有所思。

先前派去拦截监军情报的随从已回了营帐，恭敬地将一封封了火漆的信奉于我。信函封口处滴的蜡十分凌乱，可见写信之仓促。我看也不看，微微垂首，就着桌案上一盏昏黄的油灯一点点将密信烧掉。

随从问我：「下一步应作何打算？」

我轻轻一笑，旋即附在随从耳旁低语。随从闻言先是微微一惊，听我说完后才舒展了眉头，拱手敬服地向我行了一礼，便形如鬼魅般无声无息地离去了。

我微微舒了一口气，一番折腾下来，也顾不得休息，便离了军营，去城中的将军府邸探望秦将军。

诗里说春风不度玉门关，便可见边城之苦寒。先前一味忙碌，尚不觉得冷，此时空闲下来才觉清寒入骨。

驾车的小兵热情地介绍道：「塞北边城没甚拿得出手的特产，唯有羊肉烧饼十分可口，百吃不腻。前头那家最正宗，小姐可要买一个试试？」

我微微侧首，甫一掀开车帘一角，便扑鼻而来羊肉烧饼的诱人香气。胖乎乎的厨子在当街的炉灶前半蹲着身子，持着一把蒲扇扇风，灶上煨着「咕噜噜」沸腾着的羊肉汤，闻着确是美味至极。

我只看了一眼便垂下了眼睑，不为所动地放下车帘，轻声道：「不必。等到秦熙辰回来，再叫他带我去吃。」

边关贫瘠，纵是将军府邸也修筑得十分简易。绕过迎门的影壁，便可将府院格局尽收眼底。许是无暇打理，庭院中不种花木，放眼望去开阔明朗，除却当中列在架上摆放整齐的一排兵器，便再无甚装饰。

小兵语气颇有些萎靡，道：「从前将军常与二公子在院中切磋，偶尔得闲还会指导我们一招半式。听说京都的人老爱贬低二公子，可在塞北，我们人人都尊敬他、爱戴他。」

我轻轻笑了笑，心想，这番话若教秦熙辰听到了，依他的傲娇本性，必然要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面上瞧着毫不在意，其实心里头不知怎么暗戳戳地欢喜。他惯常压抑着自己不将心绪说出口，一如从前我忘记他时，唯有喝醉酒，他才肯一声一声悲戚地唤出我的名字。

我眼睑颤了颤，将酸涩的泪意压下去，强迫自己不去想他，跟紧小兵的步伐去往卧房。

推开门便闻见一阵苦涩的药味，秦将军睡在卧榻之上，仍处于昏迷状态。虽久久未醒，面色却不甚差，紧闭了眼睛如同熟睡一般，伤势仿佛不似赵景明说的那么严重。

我微微松一口气，向候在一边的军医询问秦将军昏睡不醒的原因。

军医支吾了片刻，拭了拭额头的汗，答道：「将军头部受伤，淤血入脑，加以陈年旧疾发作，才久久不醒。小姐莫要担心，事之以药，好生将养着，待淤血散去便好。」

军医说罢，拱手向我行一礼，便由小兵引着，提了药箱下去煎药，房间里便只剩了我与秦将军两人。

我环顾四周，察觉正对着床榻的窗子开得过大，不停地吹进阵阵寒风，忙起身将窗子合上再重新坐到榻边。

秦将军尚昏睡着，自然不能说话。可一直这么静静待着，未免教人不自在。

于是我沉默了半晌，也不管秦将军能不能听到，自顾自地轻声说道：「秦熙辰说，您从前问他，就算白喜欢一场，求不到结果，是不是也不后悔。他不后悔，我也不后悔。与他相比我实在太过平庸，没有武艺又欠缺智谋。在他遇难时，除了一腔与他同生共死的勇气，我能做的仿佛少之又少，只希望这些微末的算计也能救他一次。」

说至此处，我顿了顿，坚定道：「您好好等着，我一定带秦熙辰回来。」

将军府不曾有丫鬟，秦将军随身侍奉的皆是麾下兵甲，大多粗枝大叶，不懂得如何照料好病人。我兼顾着征粮事宜之余，还要兼顾府上事物，其间还有监军时不时地搞事情，当真是忙得分身乏术。

征集罢塞北诸城的粮草，便该遣派军队突破重围往阿尔山运粮。这是个分外艰巨的任务，能不能挽救主力便在此一举。

我踌躇着将这个任务委派于谁时，先前那位老将却自告奋勇地接下了这个任务，率领了一队兵甲及民夫运粮出城去。

不敌京都，边城入夜之后，整座边塞只得一片死寂。城外的崇山峻岭隐没于深沉的夜色中，露出影影绰绰的庞大轮廓，其间不知埋伏着多少杀机。

驻扎于城中的军营里，守夜的卫队交错着轮番巡视，火把熊熊地燃烧，干燥的木柴偶尔发出爆裂之声。除此之外，便再无动静。

将军营帐里氛围肃穆，诸位被紧急召集来的副将按捺住疑问，不解地望着案首的我。

我垂下目光，展开手中的纸条，淡淡道：「适才收到飞鸽传书，白日里押送的粮草半途被突厥所劫，幸而人马撤离及时，并无损伤。」

话音一落便是一片哗然。营帐的帷幕被人掀开，冷风呼呼地灌进营中，烛火摇曳，欲灭不灭。

来人正是监军。监军裹着狐裘，眼睛愉悦地眯起，冷笑道：「征粮之计你想得到，突厥人便想不到？这下如何是好？」

有人附和监军道：「早便说了公然征粮不可举，姑娘便没料到粮草会被截吗？」

责问声中，我慢慢地抬起目光，燎燎的烛火映在眼里，衬得双目分外明亮。我从位上站起身，理了理箭袖的褶皱，轻笑一声，胸有成竹地应道：「我料到了。」

众人一静，我又道：「我们在明，细作在暗，这样大规模的征粮必然能传到突厥耳中。所以，补给主力只是个幌子，征的这批粮草从始至终就是给突厥准备的。」

有反应过来的副将迟疑着问道：「粮草中……加了东西？」

我点了点头，笑道：「我来塞北并非打的空手，先前便令人运来了好几车特制的药。」

监军微微愣了愣，又是轻蔑一笑，道：「你可是想得太过简单了？这般抢掠得来的粮草，突厥人不会轻易食用。煮粮之前，会先由牲畜试毒，确认无毒后再用以全军。」

我眉梢微微一挑，低笑道：「说来不雅，我令随从下的并非毒药，而是泻药。」

众人：「……」

我轻咳一声，不动声色地跳去这个有味道的话题，眉目凌厉，神情肃然，沉声道：「如今，突厥大军实力褪减，我军人数虽寡，却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。请诸位整顿三军，即日出征，与主力汇合！」

众将领命称是，随后一齐商讨征战事宜，待商讨完毕，已临近天明，一一退出营帐时，看我的目光里多出好些敬意。

平生不曾想过，有朝一日，我也会披戈戴甲地上一次战场，目睹两军逐渐穿汇交错，纠缠成血河一股。

战鼓轰鸣之声交织嘶喊拼杀声，其声析江河，其势崩雷电，入目之处，尽是白刃相交，红刀入骨。

我在后方纵观战场局势，如我所料，突厥军队用过加料的粮草，士气疲退，战力也大不如前，现下与我军打成平手，不过是仗着倍于我军的人数罢了。

浓重的血液腥气萦绕在鼻息，教我的脸色略有些发白。我眉头蹙起，心想突厥虽败势已成，但长时间打下去，我军的伤亡未免惨重。

变数便在此时起。一骑白马自突厥后方杀入敌阵之中，左冲右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马上人手中剑花一挑，便有血花一绽，若舞梨花，又随落梅，纷纷洒洒，如飘瑞雪。

白骑所到之处，无人敢拦，无人敢阻。而白骑之后，有千军万马的呼啸声，跟随白骑的马步，将突厥军阵冲得支离破碎。士气之盛，杀意之旺，绝不会是一支断水绝粮的队伍。

我怔怔然看着那抹天地间最亮眼的白色，模模糊糊地想起那个只被人当作茶余饭后笑谈、无人相信的传言：三年前塞北一役，万军之中亲手割下突厥可汗头颅的正是素有纨绔之称的秦二公子。

斩罢敌将头颅，他回眸一眼便看到了我。先是微微一怔，秀逸的长眉随即拧起，一双勾魂夺魄桃花眸望定了我的眼睛，目光沉沉，眼底仿佛积淀了沉甸甸的怒气。

他不曾说话，我却读得懂他心中所思。他正在心底生气地斥责我，不好好听他的话留在京都，任性地跑到这般杀机四伏的战场上去。

我隔了烽火狼烟与他遥遥对视，在他身后，野竖旌旗，川回组练。他则在最当中的位置，着一身银亮铠甲，手执一把寒光凛冽的长剑，唇边笑意轻狂疏懒，眉目风流一如往昔，是我梦中梦见千百遍的少年英姿。

长风淅沥，鸟声寂寂。突厥降矣，此战胜矣。

不待尘埃落定，我不顾一切地向前跑去、向他跑去，在千军万马的簇拥中狠狠撞进他的怀里。一如许多年前桃树上的一落，用不可抗拒的姿态落入他怀里，闯进他心里。

他因恼怒而略显冷硬的气势逐渐融化，深深吸一口气，生硬地把我按在怀里，揉了揉我的头发，问道：「这样危险，你如何来了？」

我将脸埋在他怀里，鼻端呼吸都浸染了他身上独有的檀香气息。听到久别的声音，眼角竟有些湿润。我垂下眼睫不教他看到，闷声答道：「赵景明说你出事了。」话里很有些委屈。

他垂眸看着我，勾唇轻轻笑了。这一笑，天地一片寂然，刀光剑影都沦为了空白的背景。他叹息着给我一个温柔的脑瓜崩，放轻了声音哄道：「我无事，那是假的，只是一场计。」

他亲口说出来后，我先前那些隐隐的猜想都得到了证实。在京都时我看过地图，所谓的粮草被毁之地，其实并不是个储放粮草的绝佳位置。而他安营扎寨的阿尔山，山势最适合设伏。粮草营的位置是他故意泄漏给突厥的，而营中的粮草必然早早做了转移，他被围困也是做戏而已。一能使突厥人掉以轻心，等到时日，再杀个出其不意；二能谋得粮草一批，这批多出的粮草便用于调转枪头，一路打到京都去。如他所说，不过一场计，一场一箭双雕的计。

我并不是猜不出，我只是不敢赌。

我低声叫他的名字：「秦熙辰。」

他温柔地捧住我的脸，怜惜地在我额头轻轻一吻：「嗯？」

我眉眼微微弯起，定定看着他的眼睛，轻声道：「我爱你。」

一眼万年的倾慕是你，铭心刻骨的爱恋是你，毫无保留的欢喜也是你。

他眼底徐徐晕染开笑意，好似袅娜的春风，亭亭拂过八百里洞庭的潋滟水色。并不曾说话，只俯首下来，在我唇上辗转流连，缠绵悱恻，直到寄托尽了心底温柔的爱意，他才慢慢地松开了我。

「我也爱你。」他如是说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